



《敢问路在何方——我们的西游记》,杨洁、王崇秋著,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23年9月出版。

“她来不及讲的,我替她讲出来”

石媛媛



杨洁和王崇秋夫妇



杨洁和《西游记》主演

电视剧《西游记》自从1982年开始拍摄以来,几乎年年与全国电视观众见面,到现在已经三十余年了。它创下了电视剧播出率、收视率之最,甚至有人曾经建议主创为此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这不仅是对82版电视剧《西游记》主创者辛苦付出的认可和赞誉,也是对所有参与拍摄工作的人员工作成果的见证。

《西游记》剧组的全体演职员是用当年唐僧取经的精神和毅力来完成这部巨著的。几年中,大家通力合作,是拼搏的年代,也是奋斗的年代,更是奉献的年代。拍摄《西游记》系列片,用去了六年的时间。这段时间,我和剧组的同志们一起,跋山涉水,含辛茹苦,往返于祖国的北国南疆,其中甘苦不胜枚举。”

时间久了一切都在前进。杨洁导演感慨现在的事物变化太大,无论是电视特技的变化,还是电视剧的资金投入,她说:“我们那个时代的人也许都是些‘傻帽儿’,除去几位主演得到了他们辛苦付出的回报以外,其他人虽辛勤劳动,却默默无闻。我无法忘记那个时代,那以艰苦奋斗的作风和无私奉献的精神为荣的时代,也是个开创的时代,是值得称道、令人怀念的。所以,现在我愿意把拍摄《西游记》的艰苦经历写下来,告诉人们,曾经有那样一些人是这样工作的。虽然只是挂一漏万、点点滴滴的记忆,却是对那个时代的纪念。假如能够引起今人的那一点感动或反思,便达到了我的目的。”

《敢问路在何方——我们的西游记》是一本写法比较特别的书,全书中使用的第三人称“我”,并不是同一个人。全书分上下两篇。上篇三章的“我”,指的是导演杨洁;下篇三章的“我”,指的是摄像师王崇秋。前10万字,是杨洁站在导演的角度,讲述《西

游记》的拍摄情况;后5万字,是王崇秋从摄像这一工种的角度,描绘电视剧《西游记》的拍摄手法和特技技巧。

王崇秋不仅是82版电视剧《西游记》的摄像师,他的另一个身份,便是杨洁导演的爱人。“我将这本‘珍藏版’《敢问路在何方——我们的西游记》呈现给广大读者,一来是继续讲述杨洁导演未讲完的故事,二来是以此怀念我的爱人,也算是遂了我的心愿吧!”王崇秋表示,希望借此书,说出82版电视剧《西游记》台前幕后的故事,也是他与杨洁对广大“西游记迷”的深深谢意。

“2017年杨洁导演去世后,我陷入了无尽的痛苦之中。时常会想:人生于己,已无意义……后来,为了转移这种悲伤,在‘西游记迷’们的帮助下,我开了微信个人公众号‘西游记摄像师王崇秋’。杨洁来不及讲的事情,我要替她都讲出来。”王崇秋说。

天降重任,敢问路在何方

“杨洁,要是让你把《西游记》拍成电视剧,你敢不敢接?”副团长洪民生在宣布了王扶林拍摄《红楼梦》以后紧接着的这句话,就像在杨洁头上响起了一个惊雷,她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一怔之后,杨洁冲口而出:“有钱就敢,为什么不敢!”洪民生立即接口道:“好!局党委决定,由杨洁来拍《西游记》!”

杨洁没有想到洪民生副团长这么快就实现了他的诺言,而且给她的是这么重大、辉煌的一个任务。“这是在1981年的11月份,文艺部的一个组长会上。当时不但是我,在座的所有人,都被这个突然宣布的消息震惊了。连我自己都不相信,这么重大的题材居然给了我这个‘戏曲’导演!”

任务是接下来了,兴奋之后,冷静下来,杨洁发现自己身上挑上了一副千斤重担。《西游记》可不是一般的戏,它是一部杂糅人

口的古典文学名著,是我国文学宝库中的一块瑰宝。不仅在中国家喻户晓,在国外也广为人知。唐僧师徒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各种艺术形式,都有描绘他们的节目存在。杨洁要把它改编为电视剧,要塑造出一部全新的、完整的、由真人在实景中演出的、让观众都能认可的《西游记》,实在是个严肃而艰巨的任务。

应该从何处着眼?从哪里下手?“我认为要拍好《西游记》,必须忠实于原著。《西游记》原著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故事基础,但电视剧毕竟和小说不同,如何把《西游记》里上百回的内容改编,浓缩于不到三十个小时的电视剧中,我和其他两位编剧戴英禄、邹亿青取得了共识。我们采取八字方针——忠于原著,慎于翻新。”

有人认为,“人情味”这三个字与《西游记》这个神话故事无缘。但杨洁认为,无论什么戏,若是没有“情”,就失去了灵魂,所以必须着力刻画人物,浓墨重彩地描写人情。

《西游记》原著中成功地塑造了各种艺术形象,其中的主要人物都有鲜明的性格特征,无论孙悟空还是猪八戒,都具有人的思想感情。“孙悟空有情有义,爱憎分明;猪八戒是个有缺点的好人;沙和尚任劳任怨,见义勇为;唐僧是个凡人,真诚又坚韧。他们四人在取经路上的重重磨难中不断加深了师徒之情,还有家国之情以及儿女之情——这里有多少可做的文章!至于西行路上所遇到的妖魔鬼怪,君王臣宰,也都各有特性,各有真情。”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杨洁觉得所有这些人物都可以在生活中找到他的原型。

路在脚下,在荆棘中前行

“《西游记》的‘游’是一条贯穿线。从大唐景色到异国风光,环境的变化,表现了路

途的遥远和取经的艰辛。”杨洁希望通过“游”字,把中国绚丽多彩的名山大川、名扬四海的古典园林、历史悠久的佛刹道观摄入剧中,增强它的真实感和神奇性,达到情景交融、以景托情的效果。

找到了景点,才能定下拍摄计划。“取景是现在每一个剧组都要做的工作,但在当时,就似乎非常特别。”杨洁预定的准备时间只有半年,必须几项工作同时进行,她把剧组的事交给副导演朱晓峰,让他继续找寻演员,等自己回来再确定;两位编剧突击写出试集《除妖乌鸡国》的文学剧本,杨洁则外出取景,同时还要在路途中选择合适的演员。

于是,杨洁组织了一个精干的选景班子,摄像师王崇秋、美术师彭曼丽、照明师孙永福、场记李诚儒、剧务小郑,加上杨洁,一行六人开始了从北到南、从东到西的全中国已知的和未知的名山大川、佛刹道观、风景名胜等路线的取景工作。两个月里他们跑了几千公里,几乎每天都是天不亮就出发,火车、汽车、轮船、飞机,天天赶路,马不停蹄。

从取景到选角,杨洁历经艰辛,煞费苦心。《西游记》里师徒四人是主角,孙悟空又是最重要、最耀眼的中心。“齐天大圣”美猴王,这样一个人人喜爱的英雄是个猴子,所以,他在表演上要有猴子的特点,要有猴性,同时,要具有人的丰富的思想感情,还要有神性的悟性和神通,也就是要在他身上兼备猴气、人气和神气。这个人应该到哪里去找?用武术演员、话剧演员,还是戏曲演员?杨洁犹豫未决。“我觉得地方戏的表演比京剧更生活化,更易为人接受。于是,我打通了那位‘孙悟空’的电话,他就是‘南猴王’六龄童。在六龄童老先生的介绍下,杨洁来到绍兴见到了章金莱,也是后来“孙悟空”的扮演者,“我开始打量眼前这个年轻人。他叫章金莱,很文静秀气,像个书生,是浙江昆剧团演员。”

提到剧中饰演唐僧的三位演员汪粤、徐少华和迟重瑞,杨洁感慨良多。“想起来,也挺有意思。三个徒弟,无论是动不动就吵着要分行李回高老庄的猪八戒,还是大闹天宫不服管束的孙悟空,都能踏踏实实、有始有终地完成自己的角色,获得了成功。而本应该是最坚决的取经人‘唐僧’(饰演者),却恰恰没有能坚持到底。他们有的更重视电影,有的更重视文凭,都离开了取经路,半途而废了。我在楼梯上偶然相遇的最后一位,却把取经任务进行到底,和这个电视剧一起成功了。也许,这就是缘分吧!”

都惊呆了,所有人一动不动。

黄文政是湘剧团的文武小生,有功夫,所以他灵巧地抱着树,凌空转了一个圈,又回到了地面上。吓坏了的人们这时才过来扶起我来。是什么力量挽救了我?我发现裤子后面左臀部被撕开了一个巴掌大的三角口!呢裤、毛裤,统统破了,为什么?这时我发现地上有一根断树桩,好像是新断的,上面伸出一根尖锐的粗木刺,还是白色的,就是它抓住了我,救了我的命!可是刚才怎么没有看见它?旁边也没有见到任何断掉的树呀?怎么会我跌在它上面?它怎么又忽然出现在这里?真是神鬼莫测,无法解释!难道是天上的神灵救了我,让我去完成我刚刚开始的事业?

下山的路上,我们走到山腰下面,那位宾馆负责人指着山顶对我说:“杨导演!刚才你就是在山腰滑倒的。”

我仰望天,天,好高!向下一望,好深!他说:“要不是你命大,我们根本就找不到你了!”我望着高高的山顶,不禁倒抽一口冷气!是呀,真要是掉下来,这崇山密林,高山悬崖,哪里还能找到一个小小的人影!刚才还在为摔了一个跟头感觉有点不好意思的我,现在才知道自己曾经和鬼门关擦肩而过,开始后怕了。我十分感谢那个树桩,我相信真的是张家界的神灵救了我!

在·线·阅·读

险坠黄狮寨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向黄狮寨出发。在通向黄狮寨的路上,我们发现了很理想的《三打白骨精》的外景。有平缓,也有陡峭,既幽深曲折,又有小桥流水,给人以既优美又有些恐怖的感觉,真是个妖怪出没的好地方。

当时是春天,天气多变,我们爬山的那会儿工夫,就时而下雨,时而晴天,让我们着实领略了张家界的喜怒无常。但无论天气如何变化,张家界的美是无与伦比的。它忽而阳光灿烂,让人一览无余;忽而细雨蒙蒙,一切尽在湿润之中;忽而白云环绕山腰,像一条条飘舞的彩裙;忽而薄雾如轻纱笼罩,一切显得朦胧如梦。

上山的路,险峻而曲折,有的山涧窄得要侧着身子挤过去,有的地方还需要手脚并用爬过去。我们一路走,一路停下来欣赏风光,虽然看到的只是局部,已经让人惊叹不已。这一次爬山和黄山不同,没有感到累。那次只顾脚下,根本没顾上看景,这次是只顾看景,没有想到累。

我们爬到了黄狮寨的山顶,这是一处宽阔的地方,可以说是一处大的平台(当然不是很平)。这里是张家界的最高处,从高处看去,景色又不一样了:四面环视,一望无际,张家界的美景尽收眼底。我觉得自己的眼睛不够用了,无论向何处看去都是山的林、山的海!每一个山头都是那样挺拔,那样奇特,真是举世奇观。轻盈的云带温柔地缠绕着山腰,婀娜而壮丽,我们仿佛站立在云端之上,忽然间,轻雾飘来,诸山都被笼罩,朦胧中若隐若现,真令人心醉神迷!哪位画家能有这么奇特的构思,画出这么美丽壮观的图画?只有大自然!我感觉得自己到了蓬莱仙境之中。大自然啊,您是如此伟大而慷慨,竟把这样的无价之宝赐给了人间!

听说这山顶以前是土匪的主要据点,我感觉这真是对大自然的亵渎。现在他们消失了,找不到任何他们存在过的痕迹。山顶上只有一间小小的茅草屋,里面有一对老夫妻,有人上山,他们就给做点吃的,不外乎山野风味和面条之类,我觉得颇有古色古香的味道。他们的小茅屋和山上的景色融为一体,如诗如画,出尘脱俗。

等待给我们做面条的时间,大家也不舍得浪费。在这个山顶的四边,有许多小的伸出去的地方,能站几个人,有人戏称它们为“观景台”,站到上面去,可以看到更多的风景。但它们纯粹是天然的,周边没有任何人为搭建的扶手、栏杆之类。

有一个“观景台”,稍微大一点,估计有十多平方米的样子。上面只有一株松树,很像黄山的“迎客松”,亭亭地迎风而立,非常优美。有好几个人都跳过去照相留影。他们叫我也过去,但是它距离这边的地面还有几步远,由一段窄窄的小径连着,这小径有如田间的羊肠小道,小径的两边就是悬崖。跳远运动员可能会一下跳过去,但我却要走上好几步,他们在叫我:“导演,快过来!”

黄文政扶着悬崖边的一株树向我伸手:“我扶着你,没关系!”对面的电视记者也伸手:“我接着你,别怕!”王崇秋则力阻:“不要去!地湿!太危险了!”我没有听他的,伸手去拉黄文政的手,迈步就走向那条小径。没想到那斜坡上边覆盖着小草,下面的泥土是湿的,我刚踩上小草,就滑倒了,在大家的惊呼声中向山下直滑下去,还踢倒了黄文政。刹那间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我完了!他也完了!

奇怪的是,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就坐了下去。一股莫名的强大的力量抓住了我,阻止了我的下跌。我不知道是什么力量,但不会是任何人,因为那时下落的冲击力大,谁也无法拉住我,谁也能够不到我!大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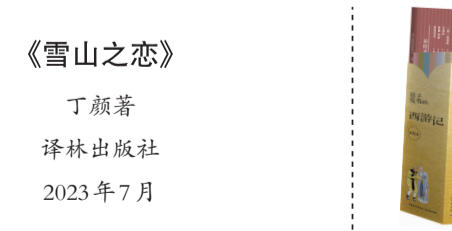
《一眼千年》 陈寅恪著 中国书画出版社 2023年7月 陈寅恪,史学大师、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作为敦煌学开先河之人,陈寅恪在这本书里讲述了敦煌国宝的那些故事:你知不知道《心经》跟敦煌有什么关系?流失海外的敦煌国宝有怎样的前世今生?《长恨歌》《琵琶行》《秦妇吟》《连昌宫词》原始出处在哪里?原始本与流传本又有什么区别?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可以在这本书里发现。这里有绝美敦煌最初的样子,也有狩猎山雪《长恨歌图》高清图,打开这本书,和陈寅恪一起守望敦煌。



《寻访敦煌遗书(英藏篇)》 张丽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贝贝特 2023年7月 敦煌遗书曾被封藏埋没千年,近代又几经流散,让几代学人把寻访与破解敦煌遗书所蕴含的民族历史和人类文明信息奉为毕生为之奋斗的神圣使命。本书记录了中国学者寻访四散全球的敦煌遗书的过程,展现了敦煌学者群像。三十多年前,年轻的方广钊从导师任继愈那里接手整理北图敦煌遗书的任务后,便把编撰一部汇集世界各地敦煌遗书基本信息资料的《世界敦煌遗书总目录》作为毕生目标。作者张丽自与方教授结缘,便一起踏上了这条漫长艰辛又蕴藏着无穷奥秘、给人以丰富精神滋养的寻访之路。



《雪山之恋》 丁颜著 译林出版社 2023年7月 丁颜是年轻一代作家中的佼佼者,她的故事源源不断,在西北青藏的空旷中,也在城市街道的拥挤里。她擅长表现人的情感,于是疼痛、遗憾、纠葛……也是源源不断。她不把情感往热里写,而是往冷里写,尤其是发生在西北青藏空旷之地的故事,撕心裂肺的情感在她笔下以冷若冰霜的方式表现出来。从青藏西北出发,以冰霜般的冷峻笔法,雕刻情感幽微处的爱与痛,旁观生而为人庸常与庄严。《雪山之恋》收录了丁颜近年来创作的七篇小说和一篇作者自述。虽然是90后作家,但丁颜已受到文坛和读者认可,先后获得第二届“《钟山》之星”文学奖年度青年佳作奖、第十届敦煌文艺奖等重磅奖项。



《孩子爱看的西游记》 王崇秋、陈柳、和曼绘编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22年12月 作为中国神魔小说的巅峰之作,《西游记》被列为中小学生学习书目,但原著内容晦涩难懂,孩子读起来有困难,看电视剧可能又会因为理解能力不够而无法完全领会故事的精髓。这套书是专门为小读者打造的科普类图书,在故事情节忠实于原著的基础上,真正从孩子视角出发,以简代繁,以浅代深,用孩子读得懂的语言、喜爱的插画形式,对原著做了改编和演绎。全套图书共8册,包含50回故事,并以82版电视剧《西游记》作为彩绘原型,绘制了300余幅妙趣横生的插画。书中还特别设置小百科知识拓展等栏目,让孩子带着问题主动探索、挖掘知识宝藏,真正从“要我读”转变成“我要读”。



《1982版《西游记》拍摄档案》,王崇秋、陈柳著,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23年2月出版。

只用一台摄像机拍出的电视剧

长歌

这些年来,“一台摄像机拍出82版《西游记》”这句话成了82版电视剧《西游记》摄像师王崇秋的一个标签。每次媒体采访的时候,王崇秋都会被问到“一台摄像机怎么能拍出来《西游记》”这样的问题。

“《西游记》的神话特点,需要大量的特技来表现,而这正是我们的弱项。当时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们尚不知特技为何物,没见过‘威亚’,更没听说过电脑特技、虚拟演播室,电影里没有使用过,电视剧里更没有。”孙悟空和诸多的神仙、妖怪们如何腾云驾雾?如何上天入地?如何平地飞升?如何千变万化?这些都是拍摄躲不开的难题。

在拍摄条件一穷二白的情况下,除了已经掌握的简单电视手段外,只有一部电视台特为《西游记》进口的ADO特技机,是远远不够的。为了拍出一个既优美、又神奇,既通俗、又高雅,既忠于原著、又慎于翻新的《西游记》,剧组一方面借鉴电影里面的特技手段,一方面采取土洋结合的办法,动员摄像、化妆、道具、照明、烟雾、武打等部门,开拓思路,共同解决特技所遇到的问题,做好配合特技的工作。

如果说导演是一个剧组的灵魂,那么摄像就是这个灵魂的眼睛。整体的画面和演员的表演最后都是通过摄像师的镜头展现出来的。对于拍摄《西游记》的摄像任务来说,有八个字,叫“情景交融、千变万化”。怎么能让镜头“活”起来,是王崇秋时时要想的问题。只有一台摄像机这件事,当时给他出了不少难题。对于镜头“活起来”来说,比“一台机器”更愁人的,是没有辅助设备。6年里,王崇秋只有一个标准镜头,没有长焦距镜头(长焦距镜头只在拍摄火焰山时用过一次),没有广角镜头。拍摄一年以后有了移动轨,而升降机和摇臂始终没有。“辅助设备要啥没啥,这才是拍摄《西游记》最大的难点。登梯子,爬房顶,蹲树上,趟水里,自制‘升降机’,自制‘跷跷板’,我们用尽了各种各样的土办法来实现一个‘活’字,从而实现各种角度的千变万化。”王崇秋回忆当初拍摄时的艰辛,“每一集的特点也不一样。《三打白骨精》,多用推拉和移动镜头来表现压抑的情绪;《计收猪八戒》多用短镜头表现明快的节奏;拍《趣经女儿国》时我常打柔光板,喜欢多用逆光或侧逆光来突出展现人物的美,如果是平光的话,画面就容易陷于杂乱。”

在拍摄《趣经女儿国》时,女儿国国王与唐僧从牡丹亭亭走开,一路走到九曲桥上。“杨导演十分重视这场戏,要求画面极尽美感。”于是,王崇秋在拍摄这场戏时特意在镜头上套了层丝袜,从而让画面更加柔和。“当时现场还有人开玩笑说这莫不是在拍《红楼梦》?”

在武夷山拍《猴王保唐僧》时,唐僧给孙悟空取名“行者”这段戏用的是一个边走边跟的移动镜头。在一处山边,有一段比较平缓的公路,由于没有移动轨,王崇秋就扛着机器站在一辆旅游大巴车上。剧组租的是福建省旅游局的车子,司机开车水平非常高,眼睛不仅要看着前面的路,余光还得看后视镜里的演员,让车子缓慢地移动。王崇秋就站在车门的踏板上,拍完了这组移动镜头。

而在《错坠盘丝洞》这集的拍摄中,如何让蜘蛛精们表情自如地穿着纱裙下水而不拘谨,是个难题。“启发、做工作都没什么效果,连出个腿部的特写都不愿意,最后拍的那个光腿的镜头,其实是一位男士的腿!”王崇秋说,如何在肚脐眼儿里“吐丝”也难住了大家,最后还是土办法。在蜘蛛精们的肚脐眼儿处扣上一个装饰,把细尼龙绳藏在里面,后面再用鼓风机使劲儿吹,才出来那个当时看起来“前卫”的画面。“孙悟空与多目怪在水中打对打的镜头拍摄于珍珠滩瀑布,这里石头子儿很多,在水中翻滚是需要功夫的,一般人做不了。”王崇秋说这场戏中的多目怪是由剧组的班底演员、有功夫的叶以萌做替身的。

在82版电视剧《西游记》中,那些由单机拍摄完成的上万个丰富多彩的画面,那些费尽心机的土洋结合的特技镜头,那些挖空心思精心塑造的乳胶造型,那些千姿百态的君王臣宰的艺术形象,那些苦心设计的瑰丽多彩的服饰、五光十色的烟雾、变幻莫测的灯光,还有那些金碧辉煌的灵霄宝殿、亦真亦幻的瑶池仙境、流光溢彩的东海龙宫、气势恢宏的大雷音寺……你能想象它们是用廉价的三合板和“米波罗”泡沫板搭建成的吗?所有这些,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根本不具备任何特技手段且资金不足的情况下,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由导演杨洁、摄像师王崇秋和所有演职人员共同完成了。

小柔荐书